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陈列馆——

与阵地共存亡

□ 王胜强

河北省邢台县浆水镇前南峪村，是太行山区一个普通的小村庄，在硝烟弥漫的抗日战争时期，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敌后总校设在这里。

如今的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陈列馆，就坐落在前南峪村南口，南倚太行，北眺浆水川。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(简称抗大)陈列馆是中国第一所反映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校史的陈列馆。主要由抗大陈列馆、抗大纪念碑、抗大旧居群、抗大碑林、接待处等五大部分组成。抗大陈列馆共分4个展厅，展出面积2680平方米，由序厅、《黄河之滨英雄集结》、《华北敌后岁月峥嵘》、《突围返陕东北办学》、《抗大旗帜插遍中国》、《群星闪烁继往开来》等六部分组成。陈列馆内珍藏着100多件抗大先烈使用过的实物和100多张珍贵的历史图片，破旧的草鞋、生锈的马刀、发黄的信纸，细细看下来，我仿佛回到70多年前的烽火岁月，太行山坳，山高林密，兵强马壮……

1939年7月10日，抗大总校以“八路军第五纵队”番号，在司令员兼政委罗瑞卿率领下，告别延安，向敌后根据地挺进，辗转一年多，于1940年11月到达邢台县浆水镇。抗大在这里进行了两年零三个月的敌后正规化办学，培养了六、七、八三期学员8000多名。

抗大在前南峪期间，日军进行了疯狂围剿。1942年5月，日军纠集邢台、太原兵力，以四路合击扫荡前南峪抗大总校，抗大陆军中学的师生，穿插在深山密林中与敌人转山头、兜圈子，开展麻雀战。这些年仅十几岁的学员，面对太行山庄严宣誓：宁死不投降，与阵地共存亡。子弹打光了，他们同敌军展开肉搏战，3位15岁的同学被敌人逼上悬崖，抱在一起，高呼口号，跳下悬崖。

队长王希真为掩护同学转移，把敌人火力吸引到自己身边，壮烈牺牲。事后，人们在他的遗体下找到了一把手枪和一本日记。日记本上写道：永别了，同学们，我们一定要胜利！

先烈用鲜血和生命谱写的故事，格外令人动容，先烈遗留的物件，是民族精神的凝结及人性光芒的照耀。我是一个有着13年军龄的退伍老兵，参观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陈列馆，面对一幅幅历史照片、一面面烈士墙，内心无不冰火交织，日军的累累暴行令人发指，中国军民同仇敌忾、共赴国难的民族大义令人折服。

今日前南峪，早已旧貌换新颜，先烈战斗过的地方已是山清水美的富裕村庄，植被覆盖率达94.6%，被称为“太行山最绿的地方”，是全国百家红色经典景区。三五孩童玩耍其间，几个果农正在剪枝，一片宁静和美。

离开前南峪，我的内心久久不能平复。中华民族是个多难民族，自1840年以来，积贫积弱的中华大地饱受列强欺辱。多难兴邦，正是无数像抗大先烈这样的英雄儿女，舍身赴国难，才换来了今天的幸福，他们是中华民族的脊梁。

岁月可以冲淡记忆，却无法磨灭精神。70多年过去，先烈们的战斗历程，已化为故事，为后人传唱铭记，先烈们的忠魂，已变为漫山的葱葱绿色，滋养着后人，先烈用血魂铸就的精神，已融入这坚硬的太行山脊，永远守护这片热土！

纪念碑

伟大的抗战

舞剧《沙湾往事》中，高亢激昂的《赛龙夺锦》演奏出了中华民族不屈不挠、勇往直前的精神气概

铮铮铁骨

□ 郑 杨

如何用舞剧这种不说话的语言形式讲述抗战岁月，这在中国艺术研究院舞蹈研究所所长欧建平看来，是“既令人期待，又让人担忧的选择”。

舞剧《沙湾往事》取得了成功。这部由广东歌舞剧院打造的原创舞剧自去年10月在广州首演以来，迄今已在全国各地为近6万名观众演出40场，首轮巡演的上座率平均近95%，好评如潮。

这部震撼观众的舞剧讲述了怎样一个故事？用编剧唐栋的话来说，就是以“何氏三杰”等广东音乐人为原型，讲述铮铮铁骨的广东音乐人在抗战岁月中，满怀对音乐的一片痴情，以家国天下为怀，以民族大义为重，从民间生活汲取营养，创作传世名曲《赛龙夺锦》的故事。

上世纪30年代，音乐之乡沙湾古镇，乐人荟萃的三稔厅。何柳年与许春伶因音乐相知相爱，在翩翩的双人舞中，用一把高胡寄托深情。然而，何父临终前却将潘红英定亲于他，并嘱托他继续完成乐曲《赛龙夺锦》……

何柳年难违父命，与潘红英拜堂成婚。许春伶伤心欲绝，将高胡还给何柳年。她却不知，何柳年的堂弟何少岩一直暗恋着她。

为整理、创作《赛龙夺锦》，何柳年带着何少岩到民间采风。一曲《雨打芭蕉》，演奏出何柳年对许春伶的思念。两人在花园里意外相遇，却被何少岩和潘红英撞见，各种谴责接踵而至……

日寇入侵的铁蹄震响，惊醒了这群沉浸于个人情感痛苦中的年轻人。他们同时放下私情，重新担起父辈嘱托，将《赛龙夺锦》作为同仇敌忾抗争日寇的象征，加紧整理、创作。

1938年，占领广州的日寇逼迫许父带路来到三稔厅。狂热爱好音乐的日军大佐命令何柳年演奏一曲广东音乐供其欣赏，何柳年与何少岩用《赛龙夺锦》宣泄满腔悲愤。随着鼓槌重重敲打下去，日军大佐感受到了音乐中的反抗情绪，大怒。随即，三稔厅枪声大作，日寇开始了惨无人道的屠杀。

日军大佐威逼何柳年为他演奏广东器乐，何柳年誓死不从。何少岩与抗日自卫队将何柳年救出，两人逃到一间庙宇，与许春伶意外相遇。国恨家仇，化作何柳年的创作力量，两代人薪火相传的《赛龙夺锦》终于完成。

波涛之上，龙舟竞渡，参与抗战的人们拿起岭南英歌棒起舞，高亢激昂的《赛龙夺锦》演奏出了中华民族不屈不挠、勇往直前的精神气概！

“《沙湾往事》是近年来舞剧创作中最成功的一部。”八一电影制片厂一级编剧刘星在观看该剧后激动地评价。他认为，《沙湾往事》说的是往事，但是每一个观剧的人都会置身其中，与剧中人同呼吸共命运，同悲欢共离合。听雨打芭蕉心静如水，看山河涂炭心急如焚，同胞罹难我们的心在流血，沙湾在反抗，我们好像也奔腾在那个洪流之中，这种跨越时空的民族传承，这种不分古今的家国情怀，就是《沙湾往事》的伟大现实意义。

国恨家仇化作何柳年的创作力量，一曲《赛龙夺锦》终于完成。

1938年，日军铁蹄踏入广州。沙湾三稔厅内，何柳年与何少岩用广东音乐与日军大佐对抗。

手中的英歌棒铿锵有力，大家齐心协力敲击对抗外敌的决心。

何柳年大婚之日，宾客满座，各路音乐高手斗琴助兴。

见证

我们击落日机

□ 抗战老兵谢云贵口述

刘麟 龚卫国整理

我是湖南省芷江侗族自治县石门乡人(现属于鹤城区石门镇)。1944年，我离家到驻西街的空军第九总站俱乐部做服务生，虽然只是做着打水、烧水、倒茶的后勤工作，但我非常渴望能上前线打鬼子。

有一天，我得知驻芷江机场的高射炮第42团应征有志青年，毫不犹豫报名从军。经过层层筛选，我终于穿上了梦寐以求的军装，编入该团第3营9连。我所在的第9连连部驻三里坪，配备4门37毫米美式高射炮，每门炮编额为1个班12人及1辆卡车、1部有线电话，我所在的班负责1门炮，驻扎在江西桥(今龙津桥)下游的天王庙旁，曾经暮鼓晨钟、香烟缭绕的“天王庙”在日军的轰炸下变成了一片废墟，目睹这一切，我的内心激愤不已，发誓要苦练基本功，击落轰炸芷江的日军飞机。

日机每次来轰炸时，为隐蔽企图，往往绕经明山，保持4000米高度。刚飞抵县城北端上空时，就将机头一压低，从3000米高空进入投弹位置，开始扔炸弹，随即高速脱离。进入1944年开始，面对芷江机场周围部署了木油坡、接官亭、坡头街、景星寺、望城坡等防空阵地，交错构成密集的对空火力网，日军的飞机不再像此前采取数十架的大编队在光天化日下轰炸，而是仅投入零星几架轰炸机在夜间偷袭。因此我们的防空炮火很少击落日机，往往在炸弹落地爆炸声中“礼送”扬长而去的日机离境。

1944年9月24日晚上8点30分，我们接到日机即将轰炸芷江的紧急通知后，立即赶赴炮位，各就各位。我负责将五发炮弹一个的弹夹装填入弹仓，瞄准士与射击士分坐炮位两侧，瞄准士对空用十字瞄准日机，当目标进入射程范围，射击士受命开炮。在一顿饱和炮击中，日机原有的编队被打散，慌不择路地仓皇败退。“打中了，打中了！”一架日机被我们的高射炮命中，冒着黑烟坠毁于机场对岸的四方园村坡地，机组人员有一个跳伞被俘。战友们欢声雀跃，终于把日军的飞机击落了。

链接

访老兵 寻记忆

“烽火八年起卢沟，一纸降书落芷江。”1945年8月21日，日本降使今井武夫一行在湖南芷江交出百万侵华日军兵力分布图，并签字接受关于日本投降详细命令备忘录。芷江从此以“胜利之城，英雄之城”而闻名中外。

今年是抗日战争胜利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，作为抗战受降历史名城的芷江，发起了寻找抗战老兵活动，通过收集整理抗战老兵和见证人的记忆碎片，还原抗战记忆。此次活动从4月开始启动，在芷江寻访芷江籍及参加过湘西会战、芷江抗战、芷江机场修建、芷江受降的抗战老兵和见证者，通过电视、网络发布征集抗战老兵和见证人的消息，同时，在各乡镇、村(社区)张贴了大量征集抗战老兵、见证人的海报。截至6月28日，已寻访抗战老兵18人，见证芷江大轰炸、芷江受降的老人20余人。

“寻找抗战老兵是一项和时间赛跑的公益行动，他们大多已经风烛残年，贫病交加，他们不能被遗忘，需要被关爱，也应该被关爱，他们的记忆不仅是芷江的记忆，也是我们国家、民族的记忆！”芷江县相关负责人说。

（文/刘 麟 龚卫国）

亲历

不做亡国奴

□ 宋木仁

岁月的时针拨回到1933年3月21日春分。这一天，我降生在吉林省榆树县一个小小村庄。1931年9月18日，关东军在沈阳挑起事端，从此，东北三省3000万人民怒吼“九一八，九一八，从那个悲惨的时候……”我这个无辜的新生儿和家人就开始过着被日本鬼子蹂躏、羞辱和欺压的亡国奴生活。

10岁那年从屯子小学四年级升入育民村国民优级学校，每天早晨全校师生列队操场召开朝会，向东京遥拜日本天皇。唱“满洲国歌”升“满洲国旗”。由校长宣读伪满洲国第一诏书——《回銮训民诏书》。在学生中不知是因为我个子大，还是嗓门高，指定我代表师生高呼“日本天皇陛下半截，半截，半截”(中文意思是万岁，万岁，万岁)，并带领师生背诵：“天地内，有了新满洲，新满洲便是新天地，顶天立地无苦无忧。”

在日本经过特殊培训的王校长，梳着大背头，留一撮小胡子，说一口流利的日本话，天生日本相，全校的日语课都是他亲自讲授。有一天在日语课堂他说我“发音不准”，拿起竹板子就打手。我往回缩胳膊，越缩越打。接着他问我：“你哪国人？”我说：“中国人”，王校长愤怒了：“八格牙鲁，你是满洲国人！”然后让我罚站一节课。第二天，把我在朝会上的领诵给撤了。

1944年7月的一天，天气阴沉，空气稀薄。学校通知9点集合，列队出发到村西路口迎接日本人副县长。临行前留学日本的王校长亲自训话，务必要衣帽整齐，横竖成行，听从指挥。10点钟，四个骑兵列队引导，给坐在马车上的副县长开道。站在欢迎队伍前面的是村公署官员们，高喊着“天皇大神”的赞语。副县长坐的马车通过以后，有两个卫兵冲进我们学校队伍，把我们班的女生齐玉玲抓走。齐玉玲的妈妈到学校找人，校长不肯讲，也不准随便说。同学们猜来想去：齐玉玲高高的个儿，亭亭玉立，浓眉大眼，全校一枝花，是不是日本副县长……

几天后，齐玉玲妈妈到学校门前等候，放学出来的同学告诉她，齐玉玲还没回来。失望的妈妈含泪回家，走到西河沟小桥，坐在桥墩上，痴呆呆地望着学校的方向，盼女儿回家。

这年冬天，育民村公署有个鞠特务总到屯子里转悠，贼眉鼠眼，南窜北溜。原来他相中了我们屯大地主孙得时家的一辆“人头牌”自行车。这天，孙家少公子骑车出门，鞠特务站在道路中间双手拦住，说是自行车撞了他要没收。我伯父家是贫农，但大哥长河是全村“第一文化人”，敢同土豪劣绅作斗争。他说，“凭什么没收！”像是一颗未出膛的子弹，激怒了鞠特务，掏出手铐就戴上，乡亲们作揖求饶。鞠特务呼喊随从连人和自行车带到村公署。几个月后才知道把大哥以“思想犯”逮捕，关进特务机关日本守备队直属的“矫正辅导院”。

转年夏末秋初，屯子里的几十匹马都赶到草甸子上放牧。日本骑兵骑着3匹烙有日本军营圆形火印的军马跑过来冲进马群抢马。我叔伯二哥家的枣红马被看中，二哥发子拉住马缰绳不放，骑兵连人带马一起拖走。家里度日如年，盼子归来。后来才知道他们也把二哥关进了“矫正辅导院”。在那里受尽吊大挂、灌凉水、抽皮鞭、夹手指、冻冰棍、压杠子等酷刑。“顽固不化”的人还要塞进布满铁刺的铁笼子里滚动，有的还电锯碎尸。

被日本鬼子抓走两个儿子的大娘，天天到屯子西南梁往“矫正辅导院”的方向望着，望穿双眼盼儿归。看见过来的人喊一声：“长河回来了？”人家摇摇头。又冲着过路人呼叫：“你是发子呀？”没人搭话，眼泪滴答滴答掉。缠足的双脚走肿了，出血了，就在院子里坐在地上不停地喊长河，叫发子。呆了，傻了，疯了……

从1940年开始，日本政府着手实施向中国东北地区“百万户移民计划”，强行霸占我农民土地，交由日本“开拓团”耕种。开拓团民要向日伪当局“供出”粮食。一天，屯子十几个人，到山崴子地里刨茬子备耕。这时有两个日本骑兵跑过来，连声骂道：“八格牙鲁！”指手画脚地说：“这块已经归皇军大大的有了。”说罢，就把一个写有“小泉二”的木牌钉在地上。失去土地的农民只好为开拓团“打工”。为了抵制常常“磨洋工”，这是失去土地的庄稼人，以民间方式进行的乡土抗争。开拓团首领训斥说：“支那人懒，春困秋乏夏打盹，十冬腊月小迷糊！”我们屯子有三个青年被抓壮丁，强征入伍充当侵略战争的炮灰。

再把岁月的时针拨到1945年8月15日。“解放区的天是晴朗的天，解放区的人民好喜欢……”这歌声传到了我家乡那个小小村庄。1945年东北光复，东北人民结束了长达十四年的血腥生活。

9月的一天，县人民广场红旗飘飘锣鼓阵阵，伪县长常荷禄的公审大会在这里举行。当死刑令宣布以后，全场欢呼、鼓掌，热泪盈眶。

今天依然不见我的叔伯大哥、二哥，也不见我的同学齐玉玲的身影。恕我向你们禀报：家乡解放了，新中国诞生了，中华民族强大了，祖国大地红日高照，霞光漫天。

本版编辑 梁 婧